

中國新文學叢刊

葉慶炳自選集

146

I217
6409

化事業公司

146 刊叢學文新國中

集選自炳慶葉

行印司公業事化文明黎

葉慶炳自選集

圖書目錄：八五七一五八（七六）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國新文學叢刊 146

著者：葉慶炳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振文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中華路一段七六巷廿三號

發行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發行所：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

門市部：臺北市信義路一段三號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

臺中市市府路三九號

高雄市五福四路九五號

定價：精裝一四〇元

平裝一一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八月初版

郵政劃撥帳戶〇〇一八〇六一五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





① 在巴黎塞納河邊遠眺



② 開了十二年的老轎車還捨不得丟



③ 每年六月驪歌聲中送畢業同學走出校門



④ 葉氏夫婦在韓國

我曾想過，說「人生如夢」的人，大致可分三種：第一種是消極悲觀，完全失去³所志的又；第二種是大徹大悟，已與³之達，生的又；再有一種是³云亦云，對人生並無深刻體會的又。其中以第三種人為數最多，不久前才感歎過，「人生如夢」，立刻又忙看做事——做升官夢，做發財夢；第一種、較少，都是些身心不夠健全的人；^{弱者}第二種人最少，非具有高度智慧又經歷重重磨鍊者，不免臻此境界。東坡居士絕不是第三種人，更不是第一種人，那當然是第二種人了。雖然他說：「古今如夢，何需夢覺，但有當做嘉想。」似乎不僅，指世間之人何曾夢覺，而是對自己也有這麼一絲不滿，但能夠說出這樣的活來，就已高人一頭。我說他是第二種人，雖不中亦不遠矣。

目 錄

素 描	五
生活照片	七
手 跡	三
小 傳	二
我是一枝粉筆	三
給有緣的一羣	二
我愛上課	三
我說了些什麼	三
我看大學生	六
謝師何必宴	哭
吾家有女初畢業	西

祝壽與感恩	三
我家有個頑皮豹	三
孩子與汽車	八
三十年光如電抹	六
祭如在	六
生活在偉人光輝裏	二〇
那一年的兒童節	二〇
閒對青山掩卷坐	二七
我和阿堵物	二五
今晚有應酬	二三
剃刀剃不盡	二四
命名的藝術	二四
誰來看我	二五
慈母手中線	二六

罵人的學問	一七
少年心事當拏雲	一八
羣媽譜	一九
太太還是上班好	二〇
誰來穿這些	二〇
山中我獨行	二七
今夕何夕	三三
作品書目	三七

小 傳

葉慶炳，浙江省餘姚縣人，民國十五年生。三十六年自大陸來臺，就讀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後留校服務，曾任中國文學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兼系主任、兼研究所長，現為專任教授。撰有學術性專書：中國文學史、唐詩散論、古典小說論評、諸宮調訂律等；文藝作品有晚鳴軒散文集六種：長髮為誰留、秋草夕陽、誰來看我、一通電話、假如沒有電視、暝色入高樓。晚鳴軒散文詞句淺近，格調輕鬆，而能言之有物，筆尖時帶感情，頗為雅俗所共賞。

我是一枝粉筆

有一部電影叫「我是一片雲」，有一首流行歌曲叫「我是一隻畫眉鳥」。我不是一片雲，我沒有雲那樣絢麗，也沒有雲那樣瀟灑。我也不是一隻畫眉鳥，我的聲音不及畫眉鳥那樣悅耳，我的長相也不及畫眉鳥那樣逗人喜愛。我是什麼？我是一枝粉筆。

• 筆粉枝一是我 •

一定有人會奇怪，怎麼我會有這種想法。是的，連我自己也感到奇怪。在從前，我每次走進教室，拿起粉筆，粉筆是粉筆，我是我。可是近來，我每次走進教室，拿起粉筆，總覺得粉筆就是我，我就是粉筆。我開始對粉筆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情。我輕輕地握住，慢慢地書寫，唯恐太用力會把它折斷。折斷它，無異折斷了我自己。隨着白色的字跡一個一個在黑板上出現，粉筆灰一絲一絲地飄落，飄落在黑板的底槽，飄落在地面。這時，我彷彿覺得我的生命也在一絲一絲地飄

落，飄落在黑板的底槽，飄落在地面。

我看到過好幾篇大一同學的作文，都說但願自己成爲一枝蠟燭，燃燒了自己，照亮了別人。每次我看了，總有肅然起敬之感。我從來不敢有這樣的宏願。想想燃燒了自己，照亮了別人，這是多麼悲壯美麗的人生！我只敢說，我是一枝粉筆。雖然是蒼白的生命，沒有熠熠的光亮，但也不會爲自己留下什麼。

記得當我還是小學生，就喜歡趁老師不在教室的時候，拿起粉筆在黑板上亂塗一陣。有時候爲了搶粉筆，同學們簡直如臨大敵。下課鐘一響，往往老師還沒有走出教室門，好幾位同學就已作出百米賽跑的起步姿態。眼巴巴等到老師的背影消失在教室門口，同學們立刻如脫弦之箭，撲向黑板去搶粉筆。我由於個兒較矮，經常坐在第一排，正如「近水樓臺先得月」，近黑板的位置當然先得粉筆。因此，我塗黑板的機會特別多。小學五六年級我都當級長，老師要同學們抄寫的筆記，都命我抄在黑板上。頭幾次奉命行事，我內心又緊張又興奮，不免寫錯了就擦，擦掉了再寫。幾次下來，我不再緊張，也不再興奮，只是覺得得意。我一邊用粉筆規規矩矩地寫，一邊對着黑板得意地傻笑。當然，在我背後同學們都看不到我在傻笑。我只笑給黑板看，只讓黑板分享我的快樂。

每一個孩子都有一段日子喜歡以老師爲模倣的對象，甚至希望自己將來成爲一位老師。但是

大多數孩子的這份願望不久就被別的新願望所取代。而我，成爲一位教師却是我終身的願望，似乎從小學五六年級替老師在黑板上抄筆記開始，我就不曾有過要「改行」的念頭。

讀中學和大學的歲月匆匆飛逝，四年助教的生活也已在記憶中褪了色，只有我第一次拿着兩枝粉筆和一冊孟子讀本去上一班法律系國文課的印象，雖然事隔二十三年，却始終歷歷如在眼前。全班三十幾位同學個個閃亮着靈魂之窗注視我。大概是由於我那時年未「而立」，視未茫茫，髮未蒼蒼，齒牙未動搖，不大像教「之乎者也」的老夫子。我表面上故作鎮靜，事實上比讀小學五年級那年破題兒第一遭替老師在黑板上抄筆記時更緊張、更興奮。我先講了一段幾乎花了三天三夜準備的開場白，然後才言歸正傳，介紹起孟子來。就這樣，完成了我和我的第一屆學生相處的第一回合。從此，一個星期一個星期地過去，我和同學的關係漸漸由生疏而熟識。由於那一年我初次教課，系裏就只給我排了這一班國文，我能以全副精神注意這一班同學。我知道了某某是個勤勤勉苦讀的好學生，只是天賦較差，作文成績總欠理想。某某上課時總愛在書本上畫插圖，從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到耶穌基督，從那時退休不久的邱吉爾到演面子問題的影星林翠，古今中外，無所不有。我也知道某某喜歡做幾首打油詩，向同學甚至老師誇耀。某某常藉口代表球隊賽球不來上課，每次來上課也總是坐在教室末一排座位的角落，閉目養神。某某是某著名富商的千金，她有五個姊妹，却沒有一個兄弟。……當我對每一位同學都有相當認識的時候，他們已

坐在我的面前埋頭疾書，參加這門課程的結束考試。原來我和他們只有一年的緣分！我突然覺得一陣黯然，忍不住對班上幾位品學兼優的同學多看了幾眼，這樣還覺得不夠，我還依次到他們每人的座位旁站了一會，表面上是監考，事實上是惜別。這時，即使對補白畫家、打油詩人，甚至平時印象欠佳的那位球員，我也以另一種寬容的眼光來看他們。當他們一一繳上試卷走了，我獨自環顧了一下空寂的教室，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臨走前，我用粉筆在黑板上寫了七個大字：

粉筆生涯原是夢！

這是我度過了一年粉筆生涯的感慨。我是從小就熱愛粉筆生涯的人，誰知道才教了一年書，就有了這樣的感慨。記得那天夜裏，我竟然沒有心情評閱他們的試卷，心中思潮起伏，久久不能平息。終於我寫了一篇題為「師生」的短文，作為我「失去」第一屆學生的紀念。

大學的師生關係，似乎是同學修讀你任教的課程建立起來的。如果他不會修讀你任教的課程，就是同屬一個科系，也彷彿是路人一般。即使他修讀你教的課程，一旦課程結束，他就像遠行的旅客，行色匆匆地向前一站趕去。儘管你還在掛念某某作起文來，是否依然一下筆就愁呀苦呀，把人生看成了一枚苦果；某某是否依然濫用刪節號，却養不成用句號的習慣；某某是否依然終日嘻嘻哈哈，彷彿從來不用腦筋思考；某某和某某這對歡喜冤家，是否還是那般好好吵吵，吵吵好好。……可是這種種關懷掛念，都追不上他們向前直奔的背影。他們的背影消失了，他們下